

名家经典小说选



Selected Classic Novels
林中之死

(美) 舍伍德·安德森 等/著
杨巍 等/译

非
外
借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LTD.

名 / 家 / 经 / 典 / 小 / 说 / 选

林中之死

[美] 舍伍德·安德森 (Sherwood Anderson) 等 著

杨巍等 译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, LTD.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

林中之死 / (美) 舍伍德·安德森
(Sherwood Anderson) 等著; 杨巍等译. — 南京: 江
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8.8
(名家经典小说选)
ISBN 978-7-5594-2337-5

I. ①林… II. ①舍… ②杨… III. ①短篇小说-小
说集-世界 IV. ①I1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129288 号

书 名 林中之死

著 者 (美) 舍伍德·安德森 (Sherwood Anderson) 等
译 者 杨巍等
责任编辑 王 青
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, 邮编: 210009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印 刷 北京时捷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650×960 毫米 1/16
印 张 13.5
字 数 160 千字
版 次 2018 年 8 月第 1 版 201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594-2337-5
定 价 33.00 元

(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目 录 | Contents

父亲的悲伤	001
[埃] 迈哈穆德·台木尔	
王 婧 译	

父亲坐在黑暗中	007
[美] 杰罗姆·魏德曼	
杨 巍 译	

家 书	015
[俄] 巴别尔	
刘思艺 译	

阳阳和亮亮	021
[英] 曼斯菲尔德	
翟国欣 译	

儿子的否决权

031

[英] 托马斯·哈代

付 稳 译

美妇人

051

[英] 劳伦斯

黄园园 译

判 决

075

[奥] 卡夫卡

董尧娟 译

儿 子

089

[奥] 阿图尔·施尼茨勒

刘芳飞 译

悲惨故事

099

[意] 路易吉·卡普安纳

陆靖沂 译

鱼服记

113

[日] 太宰治

徐晓淑 译

一块地

123

[日] 芥川龙之介

徐晓淑 译

俘 囚

137

[日] 海野十三

杨 慧 译

父 亲

157

[挪威] 比昂松

吴艳丽 译

船 夫

163

[意] 邓南遮

陆靖沂 译

卡莫迪太太的小店

185

[美] 约翰·麦克纳尔蒂

石 城 译

林中之死

195

[美] 舍伍德·安德森

杨 巍 译

父亲的悲伤

[埃] 迈哈穆德·台木尔

王 婧 译

以前在（埃及^①）东部省有一个农庄，我常去那里照看农活。在那儿，我认识一位名叫谢赫·阿萨福的男子，他是个纺织工。我常去他家看他在那架简陋的织布机上织布，每次他都热情地欢迎我，递上一杯乡下自制咖啡——这是他一贯的待客方式。

谢赫·阿萨福沉稳持重、相貌英俊、和声细语。他两颊胡须整齐，头上白发初露。他的妻子于几年前去世，留下唯一的儿子，成为他生活的全部。他悉心培养儿子，教他纺织技术，使他终于精通此技，成为自己的得力助手。他的儿子是个身材匀称、体格强健的少年，双眸中闪烁着智慧与活泼的光芒。他对儿子更是怜爱有加，经常在别人面前夸耀儿子的聪明与天赋。

一天，我像往常一样又去了那个农庄，突然听到一个噩耗，让我无比震惊——他的儿子被火车轧死了！……

我立刻赶到谢赫·阿萨福家，向他表达我的同情和安慰。他热情地招待我，像往常一样递给我一杯乡下自制咖啡，但是此刻

^① 译者添加。

的他却像没有血肉的机器一样，机械地走来走去。只见他面色苍白，神情黯然，感觉他说话时连吐字都很费劲，像是在搜肠刮肚地寻找话题。而我所认识的阿萨福，应该是口齿伶俐、滔滔不绝……我见他不时地沉默不语、愁眉不展，忽然间又惊恐地回过神来，讶异地看看四周，好像在问：“我刚才在说什么？说到哪儿了？”接着，又很费劲地继续说着……

我简单地安慰了他几句，话语中饱含着我对他的真情，他简单地回应我，声音是那样的低沉和颤栗……这次简短的谈话是我们唯一一次谈论他死去的独子。离开他家之前，我深情地抓着他的手，久久地握住不放，一句话也没有说。

日子一天天过去，我仍然经常到农庄去，经常打听谢赫·阿萨福的情况。他们告诉我，阿萨福很少出门。于是，我就去他家和他待上一段时间。我发现，阿萨福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，脸色越发苍白，面容越发愁苦，也越来越不喜欢说话了。他不修边幅，胡须凌乱不堪；衣衫松松垮垮、脏兮兮的……

他的织布机一声不响地趴在一边，上面满是灰尘，结了蜘蛛网……我知道，他的生活已经完全没了指望，水牛和家禽都卖了。他的房子犹如一片废墟，没有一丝生机，就像一座坍塌、破旧的坟墓，连死人都不适合葬在这里。

有时候，阿萨福出于礼节会到达沃尔咖啡馆来看我，但他大部分时间都目光呆滞，精神恍惚，满面愁云……即使说上几句，也避而不谈他儿子那场突发事故。

一次，他和我喝完咖啡，抬起来头，问道：“你能告诉我吗，一个人被火车轧死是什么感觉？……会有多疼？……”

这个问题来得太突然，我试图掩饰自己的不安，可是无济于事，不禁说道：“应该没有什么感觉吧，死得太快了。”

他很肯定地说：“一定特别疼！……”

阿萨福的脸涨得通红，皱纹深陷，双目赤红，脖子青筋暴起，呼吸急促。我很理解他激动的情绪，什么也没有说。待了一会儿，他强抑着自己的情绪，逐渐平静下来，又变得神情呆滞。

日子一天天过去，我还是时不时地常去那个农庄。我发现阿萨福的身体越来越糟，简直就像一副骨架，稍微走几步就显得疲惫不堪。他总是沉默不语、黯然神伤。是啊，他的状况确实让人怜悯同情，但却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安抚他内心的忧伤……

一次，我在农庄里住了一周，期间见过一次阿萨福。那是我要动身回开罗的头天晚上，阿萨福来找我。我当时正一个人在花园里休息，舒缓一整天劳作的疲惫，花园里一片寂静。阿萨福走了一段路，累得直喘着粗气。他和我打过招呼，在我面前坐了下来。他稍微休息了一会儿，对我说：“我来找你是有点事想请你帮忙，可以吗？”

我想，阿萨福一定是手头紧，于是说道：“没问题您说吧，要多少？”

阿萨福惊讶地看着我，说：“我不是来跟你借钱的。”

“那您是……”

“明天能带我一起去宰加济格吗？……”

我诧异地看着他。他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我想看看这个世界，想去散散心，想看看小时候只见过一次的大城市，看看真主的造化。我的要求不过分吧？”

阿萨福语气审慎、柔和，脸上又浮现出往日的光彩，他握着我的手，急切地抚摸着，说道：“难道你不能答应我的请求吗？”

我仍在犹豫，但还是对他说：“我答应你，只要你高兴就行。”

阿萨福双眸闪烁着光芒，说：“我非常高兴！……”

接着，他和我聊了一些他的趣闻，这些趣闻曾一度使我乐在

其中，但时间过去了很久，我几乎快要忘了。他继续讲述着，仿佛是在打磨陈年珍宝上面的斑斑锈迹，然后把它重新陈列出来时已是闪闪发光，赏心悦目。

他没呆多久，很快就露出倦意，于是我劝他回去。他起身说了声“谢谢”，反复地说一定要我带他去宰加济格。

第二天早上，乡亲们为我们准备了一辆两匹骡拉的车，车夫头戴红毡帽，身着花长袍，坐在赶车的位置上。他右手拿着一根细长柔软的棍子当赶车的鞭子。我和农庄管家上了车，等着阿萨福的到来。等了好久，管家对我说：“我觉得他不会来了，火车都要开了。”

我回答说：“我也这么想……我们走吧。”

车刚赶起来，我们就听到一个声音，上气不接下气地喊我们。回头一看，阿萨福正拼命地朝我们跑来，挥动着双手。我让车夫停车。阿萨福跑过来，上了车，像昏迷了一样一下子倒在座位上，嘴里念叨着：“差点儿没赶上。”

我们出发了。阿萨福逐渐恢复了体力，开始竭力和我们攀谈，但是却力不从心。他的话题杂乱而无趣，言语断断续续、支离破碎。他神情呆滞，沉浸在莫名的悲伤中；有时他直打寒战，像是着凉或是发烧。

我们终于到了，从骡车上下来，走进车站。我们来到咖啡馆，要了咖啡和香烟。阿萨福话很少，只顾着喝咖啡、抽闷烟。我发现他脸色苍白，双唇不时地颤抖……

我掏出手表，说：“火车还有五分钟就到了！”

阿萨福抬起头，双眸中闪出异样的目光，他一边起身一边说：“走吧！”

我们向站台走去。过了一会儿，我们先是听到火车的鸣笛声，然后看到火车呼啸驶来。当时，我和管家、脚夫忙着搬行

李，突然听到一声尖叫，紧接着是一阵骚乱。我看到站台那边挤满了人，听见有人说：“已经被轧得粉碎了。”

我赶紧朝人群跑去，只见火车轮下流淌的鲜血、零散的碎布，还有模糊的血肉……

我四下张望，寻找着谢赫·阿萨福，却连人影也没找到……

父亲坐在黑暗中

[美] 杰罗姆·魏德曼

杨 巍 译

父亲有个怪习惯，喜欢独自一人坐在黑暗中。有时我回家很晚，屋子里已是漆黑一片。我悄悄进门，生怕把母亲吵醒，因为她的睡眠一直不太好。我摸着黑，蹑手蹑脚去房间脱下外衣，便去厨房找水喝。我是光着脚的，没发出半点声响。才进厨房，我差点被父亲绊了一跤。他穿着睡衣，坐在一把椅子上，嘴里叼着烟斗。

“爸，是你啊？”

“嗯，儿子。”

“怎么还没睡呢？”

“这就去。”

可他坐着没动。睡下多时，我迷迷糊糊还能感觉到他坐在那儿，默默地抽着烟。

好些次，我在房间里看书，听见母亲收拾屋子准备就寝，听见小弟爬上床，又听见姐姐进门梳洗，窸窣窸窣，直至安静。我知道她已入睡。过了一会儿，我还听见母亲跟父亲说晚安。我接着看书，然后有些口渴了（我常喝很多水），就去厨房找水喝。

这一次，我又差点被父亲撞到。这种事惊吓我多次了，可我就是不长记性。他还是坐在老地方，抽烟、思考。

“怎么还不去睡，爸？”

“这就去，儿子。”

可他并没有起身，依旧坐在那儿吸烟、思考。我不免有些担忧，因为我猜不透他在想些什么。有一次我问他：

“爸，您坐在那儿想什么呢？”

“没什么。”他说。

有一次，我任由他在厨房坐着，自己回房睡觉。几小时后，因为口渴我又醒了过来。走进厨房，竟然发现他还在那儿！手中的烟斗早已熄灭，可他还呆坐着，望着厨房的一个角落出神。好一会儿我才适应了黑暗，找到杯子喝水。他仍然一动不动，连眼皮都不眨一下。我想他甚至都没有察觉到我进来。这使我感到害怕。

“爸，这么晚还不去睡？”

“这就去，儿子。”他说，“不用等我。”

“可是，您都在这儿坐了好几个小时了？您在想些什么呢？”

“没什么，儿子。”他说，“没想什么，坐这儿能让人放松，仅此而已。”

他说的似乎是大实话，因为他看上去并不忧愁，语调平和而又愉悦——他一直如此。但是我却弄不明白：黑灯瞎火的，在一把并不舒服的椅子上独自坐到半夜，只是为了静静地放松一下？

到底是什么原因呢？

我反复推敲着各种可能，但是我很肯定，绝不会是因为钱。虽然家里并不富裕，但倘若是为钱犯愁，他一定不会不吭声的。不可能是因为他生病了，他对此亦不会作任何隐瞒。当然，也不可能是家里其他人生病了，我们的钱是不太够用，但个个都身强

体壮（“能撞倒一棵树”，母亲常会这么说）。那到底是为什么呢？其中缘由我恐怕不得而知，却不能不担忧。

也许，他又想起了老家的兄弟们，或者他的母亲及两位继母，又或者是想起了父亲。可他们都已不在人世了啊。对于他们，他显然也不会像那般沉思——说沉思并不确切，他没有沉思的习惯，而且他的样子甚至连思考都不像。他显得太平静，又显得很满足。灵魂出窍般的平静，一定不是在沉思。也许正如他所说的，他只是想一个人静一静，但似乎也不太像。我真的很担心。

如果我知道他心里所想，或是知道他仅仅是在想什么，那我就放心了。也许我帮不上什么忙，也许他根本就用不着别人帮忙。也许正如他说，只是为了一个人静一静。这样，至少我用不着再为他担惊受怕。

他为何老是呆坐在黑暗中？是脑子开始不太好使了吗？不，不可能。他才五十三岁而已，和以前一样机敏。事实上，他在各方面都没什么变化。他仍然喜欢喝甜菜汤，仍然先读《时代》杂志的第二部分，仍然爱穿带硬翻领的衣服，仍然认为债券原本可以拯救国家，而信托只不过是金融界的一种牟利工具。怎么看，他都和从前一样。他甚至也不比五年前显老，每个人都这么说，他们说“驻颜有术”。可是，现在他却常常独自坐在黑暗中，抽着烟斗，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前方发呆，直到凌晨。

倘若正如他所说，这么做只是为了静一静，我当然用不着如此紧张。但如果事情并非这么简单，或者有什么我难以预料的事呢？也许他需要帮忙，可为何他不说出来呢？他为何既不皱眉，也不哭不笑？他为何不找点事做，而只是一个人呆坐在那儿？

终于，我有些生气了。也许只因我的好奇心没有得到满足，也许是出于我对他的担忧，反正我是生气了。